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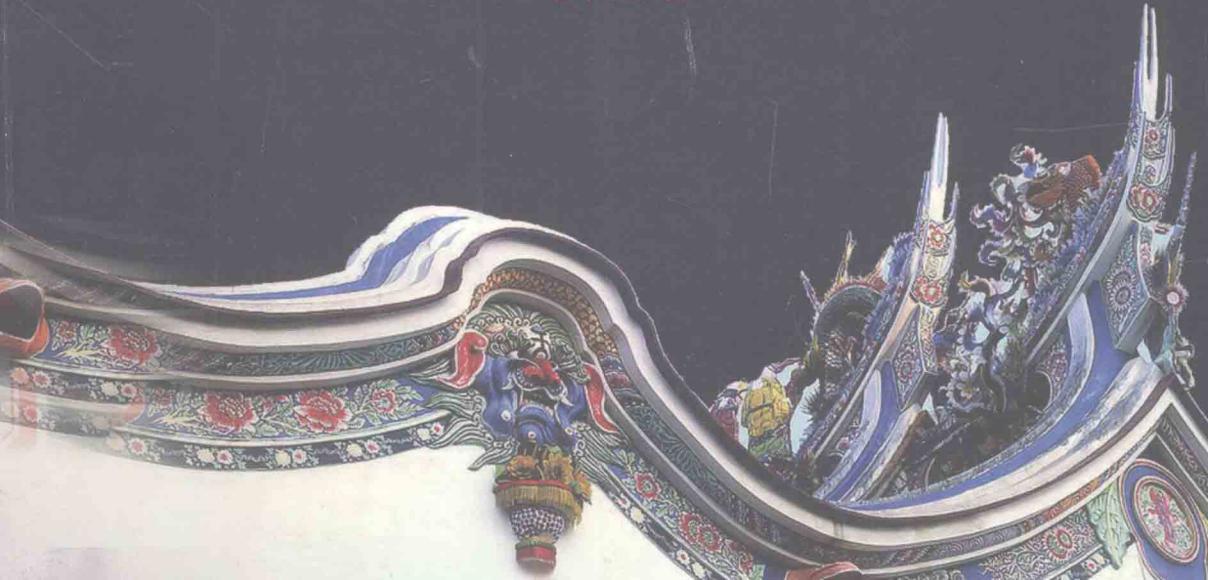
一部寻找失落千年的
上古香巴拉的传奇小说

香巴拉秘境

XIANG BALA MI JING

香巴拉，宛如一匹光的布笼罩的秘境，数千年来她一直沉睡在我们记忆的摇篮里。

老爷何/著



香巴拉 秘境

X I A N G B A L A
M I J I N G



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安徽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香巴拉秘境/老爷何著. —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2011. 4

ISBN 978-7-5396-3677-1

I. ①香… II. ①老…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1)第 044949 号

出版人：朱寒冬 特约编辑：严晶晶

责任编辑：岑 杰 装帧设计：柏拉图

出版发行：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www.press-mart.com

安徽文艺出版社 www.awpub.com

地 址：合肥市翡翠路 1118 号 邮政编码：230071

营 销 部：(0551)3533889

印 制：北京慧美印刷有限公司 (010)80715674

开 本：700×1000 1/16 印张：20.5 字数：350 千字

版 次：2011 年 5 月第 1 版 2011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28.0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出版社联系调换)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目 录

第一章	从逃兵说起	1
第二章	上山	5
第三章	消失的脚印	9
第四章	午夜惊魂	11
第五章	踪迹	14
第六章	强巴格山	18
第七章	强巴格山山神	20
第八章	雪山鬼屋	23
第九章	无脸	27
第十章	夜幕下的危机	29
第十一章	意外和新的发现	32
第十二章	危机到来	36
第十三章	危机前奏	39
第十四章	危机重重	41
第十五章	二楼	43
第十六章	失踪	45
第十七章	往事	47
第十八章	王科长出现了	49

第十九章	五伟澄日志	52
第二十章	击杀无面	56
第二十一章	王科长背上的动物肢	体
第二十二章	日本探险队	63
第二十三章	秘密背后还有秘密	67
二十四章	小鬼子要和我们一起找逃兵	70
二十五章	与鬼子同行	74
二十六章	遭遇白蟒	77
二十七章	小日本遇袭	81
二十八章	疗伤	85
二十九章	进洞	89
三十章	人头骷髅灯	93
三十一章	血泉水	97
三十二章	又遭毒手	100
三十三章	老李	103
三十四章	人皮蛇	106
三十五章	地狱入口	110

第三十六章	枪声	113
第三十七章	僵尸	116
第三十八章	救命经书	120
第三十九章	地狱之门开了	124
第四十章	居然对手机敏感	127
第四十一章	僵尸复活	131
第四十二章	吉野太郎	135
第四十三章	冰川下面	139
第四十四章	清末汉兵棺	143
第四十五章	联手	147
第四十六章	生死门	151
第四十七章	墓室	155
第四十八章	逃兵！	159
第四十九章	终极无面	163
第五十章	无路可逃	167

第五十一章 和驻藏大臣升泰有关的故事／171

第五十二章 八廓街批发黄金的老板／175

第五十三章 大贵族旧物／179

第五十四章 扎不让村的尼琼／183

第五十五章 扎不让村另有目的的清朝遗民／187

第五十六章 干尸洞的秘密／191

第五十七章 岩画／195

第五十八章 也许永生不死的古格人／199

第五十九章 古格大祭师／203

第六十章 交易／207

第六十一章 拉巴家遭贼／211

第六十二章 坐镇拉巴家／215

第六十三章 德国人／219

第六十四章 又见尼琼／223

第六十五章 神秘带话人／227

第六十六章	疑案	231
第六十七章	各怀鬼胎	235
第六十八章	再回古格	239
第六十九章	意外之外	244
第七十章	德国人的尸体	250
第七十一章	九心锁	253
第七十二章	祭祀坑	257
第七十三章	遇险	261
第七十四章	地底人脸怪物	264
第七十五章	危机四伏	268
第七十六章	泉水，又见血泉水	272
第七十七章	相生相克	276
第七十八章	生天	280
第七十九章	德国人提到的金眼银珠的秘密	284
第八十章	另一个我	288

第八十一章 卓玛央金／292

第八十二章 饿鬼道幻象／296

第八十三章 如果你死，是死于心魔／300

第八十四章 生死门／304

第八十五章 许之午的爷爷和希姆莱手下／308

第八十六章 魔障／312

第八十七章 真相？／316

第一章 从逃兵说起

有些事情，还是从 2007 年说起为好，那年我毕业到西藏当干部。

现在一回想起来，2007 年还真是一个麻烦不断的年头。在军校里跌跌撞撞混了四年，好不容易眼看就熬到了头，结果在毕业前说什么“前半生为国，后半生为家”！就这样迷迷糊糊到了西藏。话说当时我被分到了岗巴营的一个通信站。坐在车上的时候，那负责分配的干部把岗巴营说得是天花乱坠。到了地方一看，我的心马上就凉了半截，什么高科技单位，说白了，就是深山里的一片小房子，里面架设着几个破烂的雷达通讯设施。

虽然我不是通信专业出身，可是看那堆破烂，仿佛一阵风就能吹得掉下来，想必也不是什么好货。

进门一看，营区里也没有几个人。说得更清楚点，除了我这个技术干部外，营区里就七个活物，里面还加上一条老得不能再老的藏獒，整天死气沉沉的。

后来待得久了，我才知道这个地方的人就这样。除了做饭的小舟活泼点，其他几个老兵都是在西藏待老了的，早就有点看破世事的味道。因此他们每天除了干活时出来两趟，平时就躲在机房里，干自己的事情。至于究竟干什么事，我也没有那个闲心思去问。

这里有大片大片的森林，我们住的地方四周，连藏民都找不到几户，平日里只有野兽时常出没。除此之外，就连藏族的巡山人都难得见到。再往里走，就是雅鲁藏布江流域的原始森林。可以说，我们就算是最深入这片森林的人了。

混日子的时间总是过得很慢。每天重复着同样的日子总让我十分烦躁，偶尔想要出去走走散散心，小舟也总是拦住我，不让一个人出去，说是林子里不安全。原本我以为自己是没有机会进到那片神秘而不安全的森林里了，

不料，一个机会在我完全没有准备的情况下出现了，并且是以奇怪的方式。

那是 2007 年的年底，才下完冬天的第三场雪，整片林子漂亮得如同画境。幽深茂密的树林里，到处弥漫着淡如轻纱的薄雾，美得令人无法言语。虽然我在北方读书待过几年，比这更大的雪也见过好几次，但是都统统没有这西藏雪景来得震撼。那天一大早起来，我就拿出上学时买的破数码相机，站在机房的水泥顶上一阵猛拍。不料，正当我刚爬上机房顶，想要取一些远景的时候，就看到几个人，正沿着那条只有越野车才能爬过来的土路走过来。

我赶紧下了房顶，叫上大家去门口查看虚实。万一要是遇到心怀不轨的人，那麻烦就大了。虽说通信站四周都是三米高的水泥墙，上面还有满是倒刺的铁丝网，看起来威武得很，但其实只有住在里面的我们才知道，那些铁丝网也只能做做样子。这附近周围全是树，身手好的人三两下就能顺着树爬上来，它们实在起不了什么作用。

我迅速估算了一下我们的战斗力——原本还有六个兵，可是今年退伍走了两个，现在加上我一共才五个人。至于那条病恹恹的老狗，我一直没把它当成过什么重要的战斗力。

等人员凑齐，那些人也走到了门口。我透过门缝一看，他们都是清一色的新式军装，带头的是一个中校。不过，这几人都是满脸焦急的样子，看起来好像出了什么大事情。

一见是自己人，我也放松了警惕，没有多想，准备放他们进来。不料，站里的三期士官李增却突然拦住了我。

李增，我叫他老李。平日里，老李也是个沉默少言的人，不过听说他新兵时就在这个站里了，所以很多事情自然比我明白得多。

“首长，你们到站里有什么事情？”

老李拦在我的面前，隔着门问道。同时，他一只手指着那只老狗。我一时不懂他什么意思。还是小舟机灵，赶紧过去把懒洋洋的老藏獒牵了过来。老狗见了那几人，不知为何突然猛叫起来。

我暗自纳闷：这群人看样子也不可能是什么敌特分子。毕竟 2007 式军装在西藏也只有那几家好点的单位才发，想来也不会有假。

要知道，我们养的这狗虽然慵懒，但是却极为聪明，平日里见到不认识的人过来，哪怕没有穿军装，只要看上两眼，就能辨别出是不是自己人。但还从来没有遇到过像今天见了穿军装的人也狂叫的情况。

他的话倒让我一时不知所措。原本以为他会怒气冲冲地诘问我，不料他却是一脸担忧。

我愣了一下，没有说话。老李想了一会儿，又说：“现在说也晚了。罗技师，你把库房的钥匙给小舟，让他把枪准备好。我去准备一点其他的东西。你赶紧准备几件大衣，还有背包，多装点被子。”

李增是江西人，说话一快我就听不清，所以只听了个大概，就迷迷糊糊地交出了钥匙，一时也不知该怎么办。然后眼看着小舟从老李那里拿了钥匙就匆忙地跑向库房，我才突然意识到似乎有什么事情是我不知道的。直到这时，我才隐约觉得，这次的事情已经超出了自己最初的预料——事情只怕远不止一个逃兵那么简单了。

显然小舟和老李他们是知道其中原因的。我心里不禁升起了一种被人排挤的愤怒，于是三两步走到库房，一把抓住忙碌的小舟，朝他吼道：“为什么要拿枪？”

小舟突然被人抓住，也吓了一跳。他看清是我后，一脸无奈地说：“罗技师，说了你也不会相信的。”他捏紧了手枪，焦急地看着外面小声地说，“罗技师，你不晓得，一般情况下，我们站是绝对不会进山的……因为……山里头有鬼……”

一听小舟的话，我顿时火气直冒，差点就要当场发作。虽然我早就知道，从四川农村来的小舟有点迷信，但是现在，他居然对我这个坚持无神论的干部说出这样的话，这完全就是无视我的存在。

不过在我就要发火的时候，老李走进来，看我站在那里没有准备被子，说了一句：“罗技师，你拿上枪。舟娃，我们准备其他的东西。”

小舟显然也发现我要发火，嘴里嘟哝着就走了出去。我暗暗发誓：“等回来，一定要好好收拾一下这个小子。”

东西很快就准备好了。看见我们全副武装走出去的时候，那几个外单位的却是一脸诧异。毕竟只是找一个逃兵而已，我们的准备，却像要在山上住几天的样子。

老李也不解释，只是把另外两个背囊扔给那几个人，说道：“山里不太好找人，多做准备总是好的。”

第二章 上 山

我是一个容易冲动的人，不然也不会一意孤行跑到西藏来。但既然决定了，也就不再多想，等那几个人磨蹭着背上背包，就带着他们跟上了前面的老李。

临出发前，老李牵上了那条懒洋洋的藏獒，对着小舟交代了几句。看着他俩的样子，我心里更加不爽，暗想回来一定要想办法调走。

心里有了计较，我便快步追上那个中校。刚才已经听说了，他是分区的一个科长，正好分管通信这一块。只要和他拉近关系，倒是有机会脱离这个鬼地方。

想到就做，这是我的风格。等到走近了，我才发现那个王科长的脸上布满了焦急和一点点的恐惧。

遇到士兵逃跑这样的事情，搞不好就丢了脑袋上的乌纱帽。在大学的时候，我也学过一点相面之术。这人的面相一看就知道，是那种典型的精于权术的人，要是让他丢了官，简直比丢了命还难过。

客套了几句，王科长压根对我的话充耳不闻，只是追着地上的脚印一路前行。就这样走了一个小时，那几个人早已经怨声载道。王科长虽然还是心急如焚，但是也只能停下来。幸好我才从学校毕业没有多久，当时的底子还没有丢下。而老李则是素质过硬，这样走了一上午也没有见他怎么疲惫。

休息时，那几个人自然围到了王科长的身边。不用猜我也知道，他们在说些什么，不外乎丢掉那两个背囊而已。老李此时走到了我身边，小心地避开那几人的视线说道：“他们有事情没有告诉我们。”

我也一直觉得不太对劲。像今天这种情况，就算要我们帮忙，也应该先通知我们的上级才对。但是，他们居然是自己走过来的，从国道旁的兵站到我们这里至少有二十公里。

老李看着我脸上的表情，像是有什么话要说。在靠近后，他轻声说道：“注意那些脚印。”

我一听，才突然发现自己一直感觉不对的地方：那些脚印之间的间隔非常整齐，整齐得不同寻常，而且那些间隔，应该是跑步留下的。

一个逃兵，怎么可能有这么好的体力？才到西藏，就在这样的雪夜里跑几十公里？

这，太不同寻常！

看着地上的脚印，虽然觉得奇怪，但我也没有往深处想。

一路走来，最奇怪的不是那些脚印，而是狮子。这哥们平时难得动一下，而今天却是异常兴奋，一路上完全是拉着老李在跑。

不管怎么样，王科长那边最后还是讨论出了一个结果。他走过来问道：“小罗啊，追个逃兵，我们不用带上这些背囊吧？”

虽然也有想要同这个王科长套近乎的想法，但是我的脾气确实不好，一想到他有什么事情瞒着我，心里就一阵不痛快，嘴上也忍不住说道：“你们是不是有什么事情瞒着我们？”

我刻意把“你们”、“我们”这两个词放得很重，目的就是要提醒他，我和他们还不是一伙。

王科长的脸色变化很快，像是要发作。可惜我这人平日里虽然慵懒，但就是有个怪脾气，典型的吃软不吃硬。他要是好好说，我倒是会老实听着，可要是真用上下级来压我，只要超过能忍受的界限，我可不会睬他。

他脸色瞬间变了很多次，我心里虽然也有点不安，但脸上却越发镇定。

僵持了一会儿，他还是软了下来，看了看我和老李说道：“其实也不是什么大事。这个人，是昨天子夜跑出来的。”

子夜？

我狐疑地看着老李，只见他的眉头皱在了一起，似乎是想到了什么。过了好一阵，他回过头盯着王科长说道：“领导，他不是子夜跑的吧？”

听老李这样一看，我一时也摸不清头脑，这个时间有这么重要吗？

可是，那个王科长却突然像受到惊吓一样退了一步。老李盯着他，忽然笑道：“我只是乱说的，领导不要怪罪。”

我平日里极少见到老李的笑容，不禁感到这件事情背后真的可能有什么隐情，只是一时又猜不出是什么情况而已。

这样一折腾，倒是让王科长忘记了原本的目的。那几个跟班也只能继续背着背囊，跟着我们前进。

只是刚才停了一会儿，身上忽然冷了不少，这样继续前进，总感觉力气流失得特别快。当然，这也是因为我们一路往山上走的缘故。越往高处，气压越低，氧气自然也就越不足。不过也真是苦了那几个跟班，背囊在他们手里轮换了好几次，还是累得他们几乎连腰都伸不直。

而王科长的脸色，自从老李问了那句话之后就一直阴沉得厉害，看得我连过去说话的兴趣都没有。

要知道，我可不会热脸去贴人家的冷屁股。更何况，我现在也是一肚子疑问。没有搞清楚情况前，我是绝对不会甘心的。所以我现在对老李更加关心。他和我走在前面，拉下了那几个人大概一两百米的距离。要知道，这里到处都是茂密的原始针叶林，一两百米虽然不会像热带雨林那样完全看不见对方，但是也足以让他们听不见我们之间的谈话。

我知道老李走这么快，一定是有事情要告诉我。果不其然，刚刚避开那些人的视线，他就递给我一样东西。

这东西不是别的，就是一支我们夏天常用来治普通毒虫叮咬的无极膏。

接过无极膏，我不解地轻声问道：“怎么了？大冬天的，用这个东西干什么？”

老李的脸色并不好。他看了看后面，确定对方确实听不见我们两人说话后才说道：“把这个擦到耳朵里，还有，后面那些人，他们的话，你不可不信，也不可全信。”

说这话时，老李的神情严肃，让我感觉到，事情似乎在不断向越来越坏的方向发展。

老李递给我那东西后就放慢了速度，我知道这是在给我制造上药的机会。虽然心里的疑惑越来越重，但我还是一咬牙把药膏抹进了耳朵里。

擦完药膏，我也放慢了速度，和老李还有那几人会合到了一起。老狗狮子却是我们几个里精神最足的一个，一路上精神焕发，甚至让我忍不住怀疑，这家伙是不是临死前的回光返照。

走了一上午，众人也越来越接近真正的原始森林。我们的通信站和这里比起来，最多也就算挨了森林的一点边而已。走到这里早就没有了路，只有树林里一些动物在灌木丛里钻出来的小路，可以容我们钻过去。

四周的树木也高大得可怕，从远处看，只觉得是平常见到的那些松树；走近了才知道，深处的这些松树完全是外面那些只有十几二十米高的松树的祖辈了。

快到十二点时，一棵巨大的树挡在了我们面前。其实一路走来，要不是狮子一直拉着我们前进，恐怕我们早就把那个逃兵给追丢了。这次这棵树确实太大了，目测一下，直径应该有近两米，也不知道在这森林里生长了多少年。它一倒下，便在周围压出了好大一片空地，正好让我们能晒到阳光。

西藏这个地方，有太阳就不会觉得太冷。王科长他们几个看起来确实累到了极限，我们也正好在这里休息一下。

狮子自己寻了一个地方趴了下来。藏獒这种狗，几天不吃也不会有什么大问题。我也感觉有点累了。早上没有吃多少东西，现在觉着饿，幸好老李准备的东西里有不少压缩食品和自热食品。这时难得休息，我就扯开一袋饼干啃了起来。

而王科长他们几个，却出乎意料地没有打开他们背囊里的东西吃，只是坐在那里大口喘气。按说他们那么早就出发，应该比我们还饿才对。

再看看老李，他只是坐在一旁思索着什么。

此时，我突然觉得自己身上一阵哆嗦。一种突然而来的恐惧感，让我忍不住颤抖起来。

第三章 消失的脚印

这种突如其来的恐惧，让我一路上心神不宁。

虽然此时大家都差不多已经适应了西藏，但是像这样急走半天下来，连身体素质一向很好的我，此时也是头昏脑涨的，对很多事情失去了应有的判断。

休息了三十分钟，感觉体力差不多恢复了，我们准备继续往深处找。不料，就在我们走到一截横倒的断树旁时，我们一直追过来的那串脚印却消失了！

这时已是正午，断树旁那层薄薄的雪已经化得差不多了。这还不是重要的问题，关键是藏獒狮子也头一次露出了迷惑的样子。莫非那个家伙，连气味都已经消失了？

如果脚印消失还想得通，那么，气味消失又是因为什么呢？一个人，不管怎样，他的体味都是不可能完全消失的。更何况，那逃兵一路这样跑来，身上不可能不出汗，这样气味就更不可能消失了。

老李也是迷惑不解。他牵着狮子在断树周围转了一圈，没有发现什么有用的线索，仿佛那个逃兵爬上树就消失了一般。

他牵着狗不方便爬树，我只好亲自爬到了树上。树上的积雪还没有完全消融，可以看出树上确实没有人经过的痕迹。

沿着树干走了几步，枯枝上的积雪随着我的脚步不停地落下来，很快就落了我一身。再往前走，树枝已经密集得很难再穿过去，我掉头准备往回走，刚一转身，不经意就瞟到了一片没有积雪的地面。

就是这一瞥，我看到了绝对不愿看到的东西。

几乎是连滚带爬地冲过去，我清楚地看到裸露的地面上，一些撕碎的棉絮散落得满地都是，而且上面还有大量的血迹。